

現代文學叢刊

有島武郎集

沈端先譯

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書畫出版社

有聲武庫

（一）



中國書畫出版社

現 代 文 學 叢 刊

沈 端 先 譯

有 島 武 郎 集

有島武郎集目錄

該隱的末裔

出生的煩惱

有島武郎集

該隱的末裔

一

地上拖着長長的影子，手裏捏着瘦馬的韁繩，他默然的走着。他的妻子背着一個大而且髒的包裹和章魚一般的祇有頭部很大的孩子，拐着輕微的蹣腳，隔開三四十步地跟在後面。

北海道的冬天，空氣裏面也能看得出來。從日本海吹過內浦灣的西風，好像衝洗海岸的浪潮一樣，將那連接在叫做蝦夷富士的麥加里奴山麓的膽振草原一陣陣地吹着。這是很冷的風。山巔已經積了白雪的麥加里奴泊里山，稍稍前傾的迎着西風，默然的矗立着。太陽望着聚積在昆布岳斜面上的小小雲塊，漸漸沉降下去。草原上面，沒有一株樹木。在那荒涼可怕的，

筆直的路上，祇有他們夫婦兩個，好像兩棵樹木一般的在那兒幌着。他們好像忘記了言語的人一般老是默然地走着。直到馬兒便溺的時候，他像沒有辦法一般地站了一下。趁着這個機會，他的妻子方才跟到他的身邊，聳了一聳背上的負擔，透了一口氣。牲口溺完之後，兩人重新默然的走上前去。

「這兒或許會有老頭子（指熊而言）出來的呢。」

在縣延四里（註：一日里約等於三・九公里）的草原上面，他的妻子祇是這樣的說過一句。在熟悉情形的看來，在這樣的地方，在這樣的時候，的確都有害怕熊的襲來的理由。他將一口唾沫恨恨的吐在草裏。

當他們走到草路漸漸開闢而連接到國道的時候，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將那事物輪廓毫不模糊地黑暗下去的晚秋的寒夜，已經到了面前。

衣服穿得很少。而且兩個都是非常飢餓。妻子想起的時候，常常望着她的孩子。不知還是活着，還是已經死了。一點鼾聲沒有，孩子老是將他頭部沒

力的掛在右邊肩上。

國道上面到底還有幾個人影在那裏搖動。大概是在街上喝了些酒，所以望他身邊走過的時候可以聞到一陣酒香。聞到這種香味，他突然好像搔挖一樣的感到了飢渴的難過。對像那個漢子望了一下，可是嘴裏已經乾得連那表示厭惡的唾沫都沒有了。好樣漿糊一般粘住嘴巴的東西，將他嘴唇的合縫粘在一起。

在內地應該豎着什麼庚申塚和地藏像的地方，這兒却祇斜斜地豎着一根枯黑的一丈開外的路標。走到這種地方，他的鼻子好像已經隱約地聞到燻烤乾魚的香味。他站了一下，於是瘦馬也照走路的姿勢立着不動。祇有它的尾巴和鬃毛，還是在那風中吹着。

「叫什麼的那農場。」

身體長得怪高的他，俯視着他的妻子報怨一般的問：

「好像叫做什麼松川農場的……」

「好像叫做什麼？傻瓜！」

他和女的講了一句，可是心裏覺得有點生氣，用力拖了一下韁繩，重新望着前面走去。隔着已經黑暗了的谷地，在那稍稍隆起的平地上面，忽明忽滅的發出了街上的燈光，比之沒有人跡的地方，這種燈火反而顯出了自然的寂寞。望着這種燈火，他覺得有點害怕。聞到人的氣味，他的樣子便非整飭一下不可。自然的姿態，很快的消失。這樣想着，面色格外難看。臉上裝着「敵人已經近了，擺着這樣的蠢相，當心，卵子也會給人抓去」的那種容貌，望着妻子，帶走的整了一整腰帶。對於男人臉色毫不注意地望着地上的妻子，懶懶的張着嘴巴，一切不管地跟着牲口的足跡走去。

Ⅴ鎮道路完結的地方，排着四間沒人的家屋。小小的窗子，好像髒髒的眼眶一般地用它黑暗的眼睛望着外面的街道。第五間有人住着。在那幌着的人影中間，祇能在那火爐裏面，望見一些正在燃燒的柴把。第六家是蹄鐵舖子。從那不很結實的煙囪裏面，飛散着夾在被風吹亂了的黑煙中間的火

花店裏好像熔爐火口一般的明亮，一直照耀到祇有北海道有的那種七間（註：一間約等於一八·一八一八公尺）闊的道路的對面。雖則祇是一邊的街道，但是結果還是因爲一邊有了房屋，所以被逼着改了方向的風脚，惡意地捲起了許多的砂土。在那蹄鐵舖子前面，砂泥被亮光照着，現出了濛濛的好像渦卷一般的樣子。打鐵場的風箱周圍，三個男子正在工作。聽着那種強烈的鐵槌和鐵砧衝擊的聲音，連那疲倦不堪的馬兒也將耳朵豎了起來。他想着將牲口牽到這間舖子來的事情；女的，却像迷戀一般癡望着溫暖的爐火。兩人心裏，莫明其妙的覺得混亂起來。

走過蹄鐵店之後，黑暗突然特別加濃。大概的人家，都已關門。除出從一家雜貨店兼酒館的屋子裏面漏出一些食物的香味和男女打趣的模糊聲音之外，直排的家屋，好像寒村一般地捲縮在嚴冷的裏面，祇有路旁的電柱，還在發着風響的聲音。他，妻子和馬，依舊照樣默然走着。走了一會，好像想起什麼似的停住了，停了一下，重新無意味地走上前去。

走了四五町（註：一町約等於一〇九公尺）路，他們已經到了街市的盡頭。這路好像摺轉一般的轉灣，前面變成一條很斜的坡路，一直降下一塊完全黑暗的窪地。他們走到盡頭，重新站住。很遠的下方，除出非常繁密的闊葉樹林發出風聲之外，還可以隱隱地聽見西利倍西河的水聲。

「不去問一聲？」

妻子冷得發抖，這樣的說。

「你去問！」

他突然的蹲下身體，那種聲音，好像是從地下發生出來一樣。妻子聳了一聳背上的東西，哼了一下鼻子。當她敲開人家的門戶，開了松川農場的所在的時候，男子已經離開看不清楚一般的遠近。發出很響的聲音，不知什麼的覺得有點害怕。不僅害怕，實在也是已經沒了提高聲音的力氣。於是拖着蹣腳，重新回了轉來。

他們已經倦得快要睡去一樣，可是依舊非走三町路不可。到了那裏，在

那普通的平房上面，聳着一間正方形地用那板牆圍着的二樓的屋子。

因為妻子默然的站住，所以他就知道了這是松川農場的事務所。其實，他早已料到一定是在這兒，可是因為不願進去，所以故作不知的走了過去。現在已經沒有別的法子。他將牲口吊在這路對面的樹上，從它鞍上拿下裝着燕麥和雜草的麻袋，拿來送到它的嘴邊。立刻，馬兒發出了一種清脆的嚼草的聲音。他和妻子重新穿過道路，走到事務所的門口。兩人不安一般的望了一下，當他妻子沒手勢地舉起手來摸弄頭髮的時候，他才打定主意將那一半裝着玻璃的前門推開。滑輪在那鐵溝裏面發出很響的聲音。祇是開慣普通推門的他，覺得狼狽起來。妻子一個失手，將她背上的孩子驚醒，於是立刻哭了出來。賬房裏面的兩個男子吃驚一般的望着他們。可是他和他的妻子，還是毫不照管孩子地站着。

「幹嗎？你們這樣的開了門，風不是要吹進來嗎？要進來那麼就快進來吧！」

坐在檉木火盆旁邊的一個在他藏青布衫外面束着一條嚙吱作裙的男子，這樣的皺着眉頭呼喊。看到人的相貌——尤其是看到他自己稍稍上位的人們的相貌，在他心裏就會覺得難過。他像站在白刃前面的獸類一樣，毫無辦法地將他特別高大的身體走進室裏。妻子害怕地關好了門，獨自站在門外。她是非常狼狽，好像完全忘記了孩子的哭泣。

和他講話的是一個三十前後的，眼光非常銳利，似乎和他口鬚不很相稱的長臉的男人。在農民裏面看見長臉漢子，正像豬羣裏面看見馬兒的相貌一樣。他的心緒非常緊張，可是對於他的相貌還是覺得非看一下不可。他祇是站着，也不招呼。孩子在那門外好像就要扎死一般的哭泣，這事也使他覺得惶惑起來。

坐在上手席框上面的其他一個男子，最初祇是對他仔細的望着，可是突然張開嘴來，用他奇妙的好像唱「浪花節」(註：一種民間的歌謠)一般的聲調喊了出來。

「你不是川森的親戚嗎？臉兒有點相像。」

這樣說着，不等他的回答，回轉身來，對着長臉的漢子。

「川森和掌櫃的也講過了，將他的親戚補了岩田的空缺。」

重新轉向着他，

「對嗎？」

這是不會錯的。可是看着這個漢子，在他覺得不快起來。那是農民裏面非常少有的長臉，從他禿頂的額角一直到左邊半臉，油亮地留着火傷的疤痕，下臉很紅，形成了一副怪相，可是他的嘴唇，却像紙兒一般的很薄。

叫做掌櫃的那個漢子。好像對於這件事情已經了解，泛着白眼，對他問了種種的事情。從他賬桌裏面拿出兩張在那美濃紙（註：一種很薄的紙，用以寫契約等等）上印着許多細字的文件，上面寫了廣岡仁右衛門的名字籍貫，然後叫他讀了之後在他名字下面蓋印。仁右衛門（此後就將他叫做仁右衛門吧。）當然目不識丁，但是他也知道，不論要到什麼農場漁場或在

鑛山吃飯，都非在那文件上面胡亂地蓋個印子不可。他在自己肚帶裏面摸索一下，拿出一個紙包，好像剝筍一樣的剝去幾層包紙，取出一個墨黑的木印。將它拿到嘴邊，吹口氣息，然後在那文件上面好像快要穿孔一般的重重的按了一下。一張交給掌櫃，一張和他印子一起的塞在肚帶底裏。這樣一下就能得到飯碗，似乎也是非常難得的事情。可是在那門外，孩子還是哭得未曾停止。

「我身邊一個錢都沒有，想要稍稍借一點。」

想起孩子，他就覺得非有幾個零錢不可，可是當他這樣說的時候，掌櫃的祇是吃驚一般的對他臉嘴望着。——在他臉上，表示着這傢伙生着這般傻相，可是倒非提防不可的那種神氣。他說事務所照例不准借錢，要錢祇能向他親戚的川森設法，然後叫他今夜到自己的小屋裏去安息。仁右衛門已經覺得生氣，一聲不響的想要走出門去。可是那人將他叫住，吩咐在場的夥伴陪他同去。這樣說了，方才想到自己的小屋不知是在什麼地方。

「那麼拜託您了，請你對上面好言一句吧！廣岡哥，那麼我們走吧。啊，孩子哭得這樣凶。那麼，請安置吧！」

他敏捷地拿起舊的皮箱，戴了帽子。他的那種捲起衣裾，穿着舊的破兵皮鞋的樣子，與其說是像個佃戶，不如說是像個雜糧店的夥計。

走出門外，事務所的時鐘正打六點。寒風很響地吹着。沒有法子處置孩子的哭泣，妻子祇好茫然的，似乎很寂寞地站在玉蜀黍的穀堆後面。

嘴裏說着「道路不好，腳下須要當心，」那人領在前面，從國道（註：國家建設的道路）走進了田裏的畦道。

好像波浪一般蜿蜒着的收割了的稻地，荒涼無垠的展開在他們前面。能看到的，祇是些落了葉的防風林的細長樹幹。無數地閃爍着的星光，反使空地格外覺得黑暗。領路的漢子，是個佃戶，名字叫做笠井，據他自說是個天理教的幹事。

大約已經走了七八町路，可是孩子的哭聲還是不曾停止。好像就要扎

死一般的哭聲，毫無反響的被那寒風吹散，一直吹到很遠的地方。

過了一刻，在那畦道分路的地方，笠井站住了身體。

「從這裏走，向左轉，就可以看見那間小屋，對嗎？」

仁右衛門望着透過黑色地平線的前方，用手遮住耳朵，恐怕聽漏了笠井的說話。寒風這樣劇烈地吹着。笠井絮絮的講着路上的注意，最後，和他講了假使要錢，祇要森川擔保也可稍稍通融的說話。可是仁右衛門聽清了小屋的所在，便不用心再聽下去。飢寒的結果，使他身體格格的發抖，於是，他就招呼也不打地各自的分開。

用玉蜀黍稈子和蘆管圍着的二間半四方的小屋，前傾地站在一處水母一般的傾斜着的土丘的中央。腐敗了的東西和堆肥的臭味，充滿了周圍。屋子裏面，好像躲着一些什麼野獸一般的覺得有些可怕。在那孩子哭着的黑暗裏面，發出了仁右衛門將他行李從馬背上面卸除下來的鈍重的聲音。卸了負擔，瘦馬好像要想暢暢的解除一下鬱結的憤怒一般的嘶了一下。很

遠的地方，同樣的發出了馬的應聲，但是不多一刻，依舊祇剩下風的聲音。

他們用那凍僵了的兩手拿了行李，走進裏面。雖則屋內已經很久沒有煙火，可是和那狂風吹着的曠野比較起來，還是覺得非常的和暖。暗中摸索地搜集了所有的稻草破席，着力的坐了下去。妻子重重的吐了口氣，和那包裹一起放下孩子，將他抱在胸前。使他腳了乳頭，可是裏面一點都沒有奶水。嬰孩用他就要凍僵的齒齦，狠狠的咬着乳頭，繼續的哭了出來。

「死孩子！乳頭也咬斷了。」

妻子狠狠地說着，從她胸口摸出三塊煎餅，很響的將它嚼碎，餵到嬰兒的嘴裏。

「給我些！」

仁右衛門很快的伸出手來想要將那剩下的搶奪過去，兩人認真地開始爭奪，——因為可吃的東西，是祇有這三片煎餅了。

「蠢貨！」